

悬崖上的千古绝唱

■ 泽元 段吉雄



南岩晨韵。邓丽芬 摄



明代永乐皇帝的驸马都尉沐昕所刻“南岳”碑

南岩，是武当山三十六岩中最美的风景。南岩宫，是武当山古建筑群中最富个性创意的建筑景观。

南岩，自然是因岩向南而得名，他是真武神得道飞升的地方。海拔近千米，林木葱茏。南朝天柱群峰，北瞰五龙祖宫，东有展旗峰，西有飞身台，上接白云碧霄，下临万丈深涧。是“气吞泰华银河近，势压岷峨玉垒高”的无双胜境。南岩的古建筑群，是系统单元间的形断意连，整体修建镶嵌在悬崖峭壁上的宫殿楼阁，是道家自然思想的绝妙建筑诠释，是中国人文与自然景观完美结合的典范。

南岩宫充分利用了坡岭、悬崖、坳坎等山势的凸凹、急险与缓冲之势，艺术地完成了恰到好处的建筑布局，获得了“楼阁凌空飞，胜景甲天下”的效果。

无论是在对山眺望，还是在峰巅俯视，你都可以看到在陡峭垂直的悬崖上和起承转合的峰谷间，屹立镶嵌着大小错落的宫观，打破了传统中轴线的对称模式，让建筑物与环境风貌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，它以一种内在的建筑逻辑和特殊的观赏效果，与武当道教建筑群宏大森严的系统，在对立统一中产生了和谐而别致的呼应。

一进南岩景区，南天门之下，这岭坳斜坡上层层叠叠的废墟，就有一种让人体味不尽的神秘。被时光藏匿的事实，充满着猜想和诱惑，它充盈着鼎盛光景倒流的迷幻。司空见惯的断壁残垣、台基柱石，层层叠叠，将一些细节深深掩盖着，似乎在等待着人们的揣测，希望后人在对遗迹的欣赏中，不断去做历史场景的复盘。在这大片的遗址空间上，唐、宋、元、明多少道人信士，垦田养众，建造宫观。建了又毁，毁了又建。多少琳宫琼馆，现在都成了残垣瓦砾。只有那些栉比横陈的崇台残基，让你想起当年那些殿、宇、祠、堂，起伏错落的耸立，回环曲折的勾连。

南岩的主体建筑，东道院单元，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的建设，曾形成庞大的建筑群落。玄帝大殿高耸入云，层层丹墀崇台，二十四气石栏望柱，气象万千。碑亭、官祠、神殿、库房、云堂、寮室等一系列建筑星罗棋布。现在虽损毁大半，但依然巍峨凛然。

通过曲折回环的通道，南岩西通飞升台和梳妆台，那是几处险峻中透着秀丽的地方。万丈深渊之上的屋顶青石墁地，石栏拱卫，环周林木葱茏。真武得道，梳妆飞升，五龙捧圣，飞向大顶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地方。

但是南岩古建筑群，犹如经典的戏曲，虽然按程式上演，但随着空间的变化延伸，它总会出现情理之中、意料之外、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。这部戏的高潮就在南岩石殿建

筑群，在险峻与卓越的元素上，精彩看点纷呈至沓来。

南岩石殿，元代创建，至今有700余年。它坐北朝南，正对天柱峰顶，那是玄天上帝端坐的金殿。

整个石殿为石砌仿木结构，是中国宗教洞窟建筑的升级版。面阔三间10米，进深三间7米，通高7米。歇山石板顶，抬梁式构架，前檐和两山石作仿木五踩斗拱，并出斜拱。梁、枋、柱、檩、椽，皆用巨石雕琢，榫卯组装。屋面以石板为瓦，墙体为方整石料“干摆”砌筑。整个石构件做工精美，技艺高超。它是洞窟的空间，木结构的设计，石材的构造，在中国古建筑史上是一个独特的范例。

可以想见，在开凿构建这一组洞窟式宫观之前，先要在峭壁上凿出稳固的岩基，然后用巨大的石料依山而垒，形成一道重心稳定、全面加固的石墙。那是一个前沿与悬崖浑然一体，纵深向洞窟深度拓展的系统空间结构，亘古的建筑奇迹，在这里神话一般诞生了。

建筑学的常识告诉我们，当立柱之间的距离拉开时，横梁的应力就会增加；横梁越长，自身重量从上面产生的压力也就越大，其底部产生的张力也就越大。石殿全部为仿木结构。石头的物质特性决定了它承受的张力很小。如果只是点对点承受压力，立柱就不会倒塌。如果张力过大，横梁就会断裂。在悬崖的洞窟之中，仅用一组圆雕石柱为主的石料构件，要支撑起这上有万钧大山重压的悬空楼阁，不仅是惊人的创意，出奇的构想，而且在设计上，柱础、梁、枋、檐、椽、斗拱之间系统精准的计算与加工、装配与组合，其智慧与工艺就是精雕细琢、天人合一了。犹如高空上玩杂技，它的惊心动魄让人倒吸凉气，但表演者却从容镇定，天衣无缝。仰望这人类的千古奇观，你是相信神性的玄妙感应，还是相信人类创造的伟大呢？

翻阅检索世界传奇建筑的历史资料，你会进一步发现南岩石殿古建筑风格的独特性与唯一性。

约旦南部高原上的古城佩特拉，被称之为“山岩凿成的都城”，坐落在海拔900米的高原上。建筑物曾在半山腰的岩壁上，层层石窟构成楼群。始建于公元前600年，有琼楼玉阁之风，但似乎惊而不险。

号称空中之城的马丘比丘，考证推测是古印加人的都城。垂直600米的悬崖上，神庙、祭坛、王宫等建筑，均用石头砌成，但不是岩窟建筑，无惊险可言。

中国在悬崖上建筑庙宇较多，但比较出名的是山西悬空寺和福建甘露岩寺。但他们都是依岩而造，木结构建筑。至于敦煌那种土窟洞式的宗教建筑，与南岩石殿相比，就没有什么难度可言了。

南岩宫的历史文化气息，不仅表现在古建筑的独特风

格上，而且还体现在它拥有价值珍贵的文化艺术遗存上。南岩石殿的神龛内，环列着五百位铁铸鎏金的灵官像，还有真武与善胜皇后的坐像，造型生动。尤其是三处摩崖石刻，其文物与书法价值都名垂千古。一是陈抟老祖的卧“福”睡“寿”，在皇经堂通往八卦亭的内、外山墙的过道之上。笔势苍劲有力，隐含了道教福寿养生的真意。

二是皇经堂到两仪殿之间的长廊石壁上，有“福寿康宁”四个摩崖大字，风格健朗润厚，颇得人生真悟，相传出自南宋思想家、文学家陈亮的《喻夏卿墓志》，其中“寿”字为嘉靖礼部儒士王颀所书，“福康宁”三字由嘉靖礼部尚书夏言所书，其中的故事十分传奇。

三是明代永乐皇帝的驸马都尉沐昕所书的“南岳”二字，刻在皇经堂旁边的两方巨石之上。其书风雄健沉稳，有官阁庙堂之风。这些古人的遗墨，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。

在两仪殿的廊外中间，突出了一个面积不大的月台，这月台面对深壑，云烟弥漫。就在月台外的峭壁之上伸出了龙首石，又叫龙头香。长2.75米，宽仅有0.6米，直绝千尺绝崖，矫于云端空中。石枋般的浮雕为云中之龙，龙背雕有数朵流云，在头上置一座石雕香炉。踏出龙背迈出三大步可到龙头进香。为了对神的虔诚和许愿的灵验，进香坠崖殒命者不计其数。康熙十二年立碑禁香。

南岩龙头香，是整个武当山古建筑长卷中最光芒四射的一笔，它与天柱金殿，同为武当山景区中的IP，因出奇制胜而名扬四海。

它以生命履险式的挑战艺术，用命运的悬念，开拓了独特的宗教心理空间。它用恐惧与勇敢来演绎浪漫的浪漫，它用惊险与镇静来描绘天上人间的距离。它建筑的本身，就具有悲壮的殉道意味。它以对道的狂热崇拜，用工程的艺术形式去挑战不可能。它死心塌地要为神去标新立异，异想天开。它要给神看一次，来自天使或魔鬼的灵感，如何在针尖或麦芒上作惊魂之舞，上演天地绝唱。

西方现代建筑大师赖特，在建造他的得意之作流水别墅时，突破常规的流水大挑台要拆除钢筋混凝土的模板时，所有人因担心垮塌不敢上前，于是赖特自己站到挑台上，动手拆去了第一块模板。由此建筑史评论赞美他，“这是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，放射着灿烂的英雄主义光芒。”殊不知，这与中国元代的那一天，天柱峰下，南岩之上龙头香巨型石枋枋落成竣工之时，第一位上去的设计师、工程师或上香的道人相比，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我们没有工夫去考证，南岩建殿成功的功劳记在哪一位古人身上，不知是一位入仙的高道，还是一位工匠大师，亦或是一个个身怀绝技优化组合而成的工程项目班子。但他们都会因为南岩宫殿宇的建造而功垂千古。一处绝妙的东方景观，保留了他们不朽的智慧与文化灵魂。

在一座圣山的深谷里，在刀切般的绝壁之上，那是一个故乡与亲人都无法思念到的神秘绝境。但他们为了神灵必须在这里开凿，在这里构造。他们用铁钎、铁锤与坚硬的石头对话，用带血的老茧与坚硬的石头较量。一分一毫、一尺一寸地掘进，然后把他们开拓出来的空间，变成神的殿堂。那是用时间与空间对抗出来的建筑杰作，多少春夏秋冬、风霜雨雪，多少伤痛恐惧、坠崖亡魂，都随着石渣与尘埃，飞向了浩渺无底的深渊。

在这千仞悬崖之上，我们可以窥视到一段历史的深处，甚至可以体味到一种关于创造之痛的悲壮快感。在古代艰难的工程条件下，工匠们是怎样命悬一线，把卓越的开凿雕琢，转化为艺术创造，一种压抑与恐怖的痛苦，变成了智慧的迸发升腾。面对坚硬的绝壁，用蚂蚁啃骨头的坚韧，用骆驼走钢丝的勇敢，努力开凿着，殊死搬运着，咬着牙守住内心那严格的工程标准。悬崖高架之上，那是对神的虔诚与恐惧。

这是大苦难、大艰险，也是大智慧、大创造。没有超级的艰难与危险，就没有神圣与不朽，就没有虔诚与惊叹，就没有五体投地的崇拜与醍醐灌顶的顿悟。

多少年之后，时间的深处再也找不到这群工匠的白骨，但是神一般的高度使他们创造的杰作成为了万世的精彩。在晨钟暮鼓里，这一方壮丽的绝壁之上，永远回荡着鬼斧神工的赞歌。

(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)



两仪殿



“福寿康宁”摩崖石刻



玄帝殿 张婧 摄



龙头香，位于武当山南岩绝壁之上